

中庸新疏結尾

全

□ 12
961
3



門 961
號 3

英賀室 直清新疏

浪華安藤兼 補訂

中庸新疏結尾

浪華書林

文榮堂
文精堂

中庸新疏結尾

鳩巢室先生所著中庸新疏梓行于世既久矣然止第二十章耳以下無有焉盖原本嘗罹回祿而然也今茲嘉永甲寅浪華書肆某購此本于江都歸而示余閱之首尾完全無小欠缺是出自備前河本氏云盖當時謄本而免災者余曰



中庸新疏告尾

有此本而後毫無遺憾也乃析向
所缺者而校之然梓行之本既以
二十章畢局不便更增帖以為合
卷故特標結尾二字別為一卷以
授之剞劂使與向所梓者並行庶
幾先生之全功復見于世乎若夫
補正之則君子之事也君子之責
也余輩何敢後學浪華安藤秉謹
識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

而有者也

所性而有者也今按此性字與天命之性小同矣此性字主聖人而言是天

命之性直為聖人之性者也常人雖有此性不見在焉則無以見其所性矣看來與乾者天之性情相似蓋健而無息天之所性也與孟子堯舜性之小不同矣今以孟子說之恐非章句與孟子解不

同其意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

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

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

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

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

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誠則明矣

申言自誠明之義明則誠矣申言自明誠之義

誠則明矣不待用カ於明也明則誠矣與聖人一

也○今按只言自誠明自明誠若有一端者故子

思申言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相須一時事只有由

誠與由明之異耳一則字可見矣然自誠明是全

無先後之可言至於自明誠則有先後之等章句

先後字可以至於誠矣皆可見矣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自此以下

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

朱子曰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

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

粗無毫髮之不盡也

新安陳氏曰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

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

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今按聖人於天理則心之明察之而已非窮而知之也身之行由之而已非力而行之也蓋有全體在已一照察則皆盡一循由則皆舉不待用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

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

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知之無不明言於其氣質之異同性情之好惡知之也處之無不當言使各得分願各得其所也聖人教人因材成就與老安幼懷朋友信之類可以見其盡人之性矣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甲獵不殺胎不射宿之類可以見其盡物之性矣○問盡性即孟子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

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善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煖物而糞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

右第二十二章 言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見形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曲是曲禮之曲委曲之義非曲直之曲○曲能誠一句朱子以為當屬下句蓋先置此

一句以發下句也○人固有所不忍是曲也達之於其所忍而至於仁不可勝用是致曲也人固有可勝用是致曲也孟子所謂擴充四端是此工夫也○發越見之有勢而速者○今按化是變之神速者有而忽無無而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是化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句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

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善於畫莫病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
 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
 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
 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
 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
 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
 擴充其四端是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
 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

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妖亦作袞孽魚列

服歌謠草木之性謂之妖禽獸蟲蝗之 著所以筮

龜所以卜 禎者貞也人有善天以符瑞告之是理

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是祥字兼禍福言

之兆是龜卜之兆萌是艸木之萌共是端倪之

為迹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

仰之類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

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 凡此皆理之先

見形旬 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

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焉神謂鬼神與

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

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

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此章就前知一事以明聖人與天地一體也。非以

前知為貴而言之也。國家將興以下至動乎四體皆言鬼神之體物不遺，誠之不可揜也。言誠之不可

揜，如此故禍福將至必先知之。雖聖人以心察而知之，只是自然而與夫禎祥妖孽見乎著龜

動乎四體一般，則亦鬼神之體物不遺者與鬼神合吉凶也。故曰：至誠如神，所謂精明在躬志氣如

神者也。或誤以為祥孽與夫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聖人知之則誤矣。夫災祥繇兆人亦能知之。若

夫動乎四體則子貢亦知之，何必至誠而後知之。東陽許氏以為雖人知之，然迹如此而幾乃如彼

祥或作凶妖或作吉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可謂牽強之說矣。○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東陽許氏曰：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皆先知之也。此說得之矣。善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非是就祥孽著龜四休之後而知之與祥孽著龜四體之見者同一理也。

如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坐奠其下，如董五經事天地間有此幾，纔動則察之，所謂消息甚大者也。

也。

也。

右第二十四章 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 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朱子曰誠者是簡自然成就道理不

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
 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
 空說這一句益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
 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
 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
 自去行便也得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
 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
 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然後有是事
 ○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
 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
 百體都是爾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
 須是爾自去做始得○誠者自成言誠則若有一
 道理在物之外故子思蓋曰誠者無地只是物在
 已分上而各自成也○字有本分自然之意與下
 自字不必分說○道者自道也言道是在已當行
 之理非由人而行去此當以率性之謂道看即性
 分自出可以見其自道之義矣○理之總貫心之
 分殊理也誠曰自成則萬理皆為實心之所貫也

所以為本也道曰自道則事事皆自實心行去各
 有條理所以為用也○今按誠以心言蓋心亦物
 也知覺運動莫非實理故心無不實即物之自成
 也但本文誠者自成也一句不必專至心言然以
 而字接道自道也一句道是人
 之所行故知上句實以心言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
 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
 物始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

天地人物及天下之事物皆在其中也蓋有為天
 地之理而後有天地天如不生地若不成則無天
 地了故至不生不成不化育則雖天地亦滅盡矣有
 為人物之理然後有物如不知覺不動作則無

人物了如草木有榮悴生長的無此則無草木了
 推至天下之事物亦然有為父子之理而後有父
 子如不慈不孝則無父子矣有為君臣之理而後
 有君臣如不仁不忠則無君臣矣但在天者本無
 不實之理而在人者有不實之心故又曰不誠無
 物夫道何不誠之有只人不誠之耳今不孝而欺為
 子不忠而欺為臣不知是如空殼子既無子無臣
 也又以一事一時言之此事實心為之彼事不實
 心為之雖同為之此事為有而彼事為無也半以
 上有實心為之半以下不實心為之則半以上為
 有半以下為無也語類云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
 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是有物也半版以後心
 不在焉則如不讀矣此喻亦可見○蒙引云天
 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一句統解物之終始意言天
 有是物解物之所始也即語錄所謂其所以始
 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
 亦盡而無有矣是解物之所以終也即語錄所謂

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為子成孝
 為臣成忠無所往而不自成則無內外無彼此無
 一物之虛假無一時之空闕所謂無不行也章句
 於此又以自成與道無不行言之所以接上文之
 意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
 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
 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曰有是
 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
 也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
 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
 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
 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
 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
 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
 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

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
 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
 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
 腐歸土皆是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
 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
 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
 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
 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
 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
 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
 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
 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自道
 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
 後文意相應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
 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
 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形句於事
 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成物物即人字○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猶

曰太極生兩儀也即誠之自成而分體用也性之德也猶曰陰陽一太極也合體用為一誠也故曰合內外之道也道字猶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與道自道之道字不同蓋仁知者合內外為一的大道理非仁自成已之道知自成已之道也惟其仁知一性故當成已則成已當成人

則成人故曰時措之宜也如曰得志則兼善天下
 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即時措之宜也○蒙引云我
 能盡誠以孝其親則我既成人子矣且有以致其
 親於允若則自有以成吾親焉我能盡誠以忠其
 君則我既成人臣矣且有以行於彼者無過之地
 而自有以成其君焉所謂道亦行於彼者如此道
 亦行於彼之道字與行字亦主我而言無疑矣方
 知所謂我能孝於親人亦化之而孝於親者其說
 偏滯今按蒙引說善矣然殊不知人化而孝於親
 即是我道行於彼也若大學新民使人有以去舊
 染之污即是我之明德有以使之未如此則我之
 明德未明於人也且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應上
 文注云道之在我者亦不行矣亦謂道之在彼
 者無不行也由此言之人亦化而孝於親云者未
 嘗與蒙引之說相妨也○今如蒙引之說則道亦
 行於彼行字我行之也此說非○語類云克己復
 禮是仁所以成己應變曲當是知所以成物也○
 又曰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去聲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

誠自無間斷此四字解無息○虛是虛偽的假是
 假為的蓋本然真有的道理不容虛偽不容假為
 所以無間斷也蒙引云此理最好體驗孔子曰亡
 而為有虛而為盈難乎有恒矣朱子釋察其所安
 云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
 能久而不變哉亦可見無虛假之無間斷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和盈驗於外也常於中言存主於

渝也徵於外言著見於外者有驗而不可掩也○
 蒙引云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

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也久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也然則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

於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着見諸

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

須說入裏面來古注不可易存諸中者既久

則微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

悠遠二字較

得之矣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

遠大率功效之氣象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

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

五伯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

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悠遠以下皆驗於外者

微字包之微則悠遠云云猶曰以其有驗言之則

如此如此也○悠遠以下皆著於四方者○悠遠

而無窮言優游浹洽與歲月無窮非苟且急切之

謂也○蒙引云悠遠故仁澤之被無遠不屆東漸

西被而廣博矣悠遠故仁漸義摩淪於民之骨髓

深厚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

光明今按積字以德化言發字以事業言是禮樂

文章赫赫者也然只有德化之博厚而後有

事業之高明故朱子曰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

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草木精氣蓄於根者深

厚故其英發於外者自然光華可見矣○熙熙皞

皞隨處隨時化育流行是驗於外者之悠遠無窮

也博厚聖所以載物也天高明聖所以覆物

也悠久聖所以成物也天

也

悠久即悠遠

品物流形各正性命皆博厚高明之悠遠故也

兼內外

而言之也

久是久於內

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

又悠久也

此如集義以致浩氣而浩氣又配義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

同用

以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

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悠久矣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今按看來是純亦不已者以博厚高明悠久本於

一誠而言之所謂體也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不見而章聖人未嘗有意

於示人而威儀文章不可掩是不見而章也猶地之無意於生物而庶物露生聖人未嘗有意於變

動而綏來動和所過者化是不動而變也猶天之無意於變化而風霆流行也聖人無為而治即是

至誠無息所謂天地之無疆者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

扶又反

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

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蒙引云物

指天地也。天地之道渾然一理，真實無妄，所謂不貳也。萬物資始，萬物資生，莫知其所以然，故曰其生物不測，蓋為物不貳一故，神者也。生物不測，兩故化者也。此二句有一以貫之之意，其生物之多如下文所稱，固不可測者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

生物之功各字指天地而言，博厚地之極其盛也，高明天之極其盛也。悠久通天地而言，亦各悠久所以為極盛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

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

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

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

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

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

收也。如王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

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

由積累魯水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此天

指蒼天大地而言與上天地字不同。朱子曰管

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問天

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其全體

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

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蒙引云

不先言斯昭昭之多則無以見其無窮之為大不

先言一撮土之多則無以見其廣厚之為大山水

亦做此非由昭昭積累而至於無窮由撮土積累

而至於廣厚也故章句云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今按蒙引之說是也然昭昭之多不惟見其全體

之盡又欲以見其不貳之意蓋一處之昭昭者與

其日月繫焉萬物覆焉者只此昭昭之多也。史

氏伯璿曰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

貳不息以致盛大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

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

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

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

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而以

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

積累而後大者實則非有此事也讀者其審之。

今按昭昭之天與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者其

氣不貳不貳則不息謂之昭昭之天積累而至於

地字

此天

朱子曰

問天

是舉

其全體

此全體

而言

其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此全體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
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

意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
同一至誠無息而已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

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不

已即至誠無息者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豈不顯

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一不雜即至誠者也遂揭於穆不

已之不已字與德之純之純字總結之曰純亦不

已下亦字妙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

道之於穆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文王純於
天道言不

雜一毫人偽也○間斷就一事作輟而言雖有作

輟然實理無作輟也先後就兩時相繼而言雖有

先後然實理無先後也明道云未應不是先既應

不是後蓋實理一貫無停息則自無先後之可見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
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此一節包至
大至小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洋洋流動充滿

之意。發育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發育萬物不
是聖人發育萬物只是道體自然如此是就天道
而言以明道之至大也峻極于
天是充塞天地而無所不至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前問

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
儀之上蓋言道體之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
曰得之矣此一節就人事而言之以明道之大
規模然其規模非空規模又是密足如此所以為
大也。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
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禮
此言道之
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蒙引云道之至大至小如此故必德
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

行也故脩德凝道亦有兩端之工夫存心以極道
體之大致知以盡道體之微蓋必德性弘大然後
是道之大者有以體之而無或遺焉必學問精密
然後是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焉故下文
詳言之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
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沒
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
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
至德謂其人至
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
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

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火熟物曰燂似廉似林二反謂故學

之矣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

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

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太端也尊德性兼知行在其

中道問學固為知之事而所以進於行也故致廣大而盡精微以下知行互言致廣大溫故二者存

心中之知極高明敦厚二者存心中之行故章句

以為存心之屬盡精微知新二者致知中之知道

中庸崇禮二者致知中之行故章句以為致知之

屬如是觀似明白諸家紛紛不足用也○朱子曰

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尊德性以下皆

有而字雖大小相資首尾相應亦是兩事而於敦

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者敦厚崇禮雖有心事內

外之異亦是工夫切近不兩下崇禮固在敦厚之

中猶大學八條目自平天下至誠意皆曰先而致

知格物獨異文而曰致知在格物亦此類也○恭

敬是戒慎恐懼存其心而常常在此則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卓然矣不恭敬不奉持何以卓立而

能應天之事哉朱子曰尊只是把做一件事尊

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如何是不觀之觀也然則尊德性者存心之本領也○火熟物曰燂今按章句於論語以尋繹解之今欲以燂溫之溫解之意不在燂字只以下字為重言故熟而既寒矣復溫之不也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也私意如計較安排見小欲速之類不

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也私欲如耳目鼻口好名好貨之類涵泳乎

其所已知溫故也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也此皆存心

之屬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闊無此疆彼及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

此纔濕於人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也處事

則不使有過不及道中也謬庸也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知新也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也此皆致知之屬

也理義與義理同只言理義則理為主言義理則義為主蓋理義在事物者義理在行事者蓋

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此總五句而言之五句上半截存心之事也下半截致知之學也今逐一而言之非尊德性則

此心放逸何以致學問之功然不由學則其存心者空寂而已故尊德性者又不可不由問學不致

廣大則私意自蔽何以盡精微然不盡精微則狂蕩而已故致廣大者又不可不盡精微不極高明

則私意自累何以道中庸然不由中庸則其高明者過高而已故極高明者又不可不道中庸不溫

故則無以知新然無新益則得小自足而已故溫故者以知新為貴不敦厚則無以進於禮然不崇

禮則直情徑行而已故敦厚者又以崇禮為貴凡此皆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

致知也。○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今按許氏大小之說，是也。首尾之說，不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只是就五句而言。句句如此，也。蓋工夫相資，以為首尾也。大小相資，分上下為二事，以見大小之相資。首尾相應，合上下為一事，以見首尾之相應。蓋大小相資者，自為五節，而五節各相為首尾，設使子思曰：致廣大而道中庸，極高明而盡精微，謂之大小相資，猶可也。其語意不倫，工夫不類，不可謂首尾相應。讀者詳之。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一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一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

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太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為下不倍，有忠於上，無背叛之心。○其言足

以興知無不言。容，不。是。容。身。於。世。只是。含。默。以。容。物。也。○此言君子於道理之大小精粗皆貫徹了故上下治亂皆可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據朱子此語又見得明哲保身之為通貫上四句不專謂默足以容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

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

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如也。反古之道，道字當輕看，猶射不主皮，古之道，道言古代之所行也。如許行為神農之事，是也。又如下所云：禮度文是也。○又

按子思先引孔子之言，以為下文之證，愚而好自用，與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相反。賤而好自專，與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相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與今用之，吾從周，相反。又按道無古今，云古之道，則是時殊勢異，可以行於古而不可以行於今者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

也者，猶度品制，不制度之制，文書名，非二物。禮與度

是大體，度是品節，如喪服祭祀之等，差百官朝會之位次，先議其體，而後定為品制也。○所以知為子思之言者，以下文又引孔子之言也。○品制如律度量衡之制，皆有程品法，制存也。○書名，即字也，名則其字之音也，如一大為天，是書讀之曰天，是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

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轍是車輪兩行之跡，蒙引云：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跡

為驗也。如周制車輿之廣六尺六寸，故轍迹之在

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也。○行同倫亦就禮制

說，如冠昏喪祭等事各有所得行者，不得犯分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辯上下定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德無位，無

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

樂，所謂賤而好自尊，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

居今世反古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

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

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

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

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

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

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

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得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呂氏三重之說可疑

上章舉禮度文者以三者有定制而易知者欲明時王之制不可倍也今以此三者為三重恐似牽強竊謂三重即三王之禮也是接上章末孔子言而言王天下者只以三王為則焉則寡過矣雖孔子之聖亦不過斟酌三代之禮而已故下云考諸三王而不謬亦可見矣又古今治道之變不過三代而已如忠質文三正之類皆不可易者所謂三重何獨以禮度文為重今按以三重為三王之禮鄭玄之說程子亦從之或問以為不通而以呂氏為得之何也○寡過言有定準而無異同相亂之失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

考文獻不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

而不在尊位也章句聖人在下此下字不當本文

言上焉者謂時王以前下焉者謂時王以後蓋文

武以後聖人在下是下焉者指聖人在下者孔子

是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

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

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

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

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

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天地

命流行言故曰道猶曰天者理鬼神者造化之迹

而已聖人建極即不悖於天也也鬼神以屈伸往來言故曰造化之迹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起不易吾言者

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知天而不知人則誣矣知人

而不知天則僞矣○直清因

此而思今儒者談性命論道德而不察時勢不審人情其論治言安皆誣而已誣字有牽合附會之意又如世之不學而有材者於時事人情知之熟然皆智術偽巧而已○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一句之義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此一句兼下二句○法度是有行事之迹可以為法者也準則是言說未有迹只是把其言來為準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姤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蒙引云蚤即先之意言必先有此六者然後有此令譽未有無此六者而先有令譽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

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

外該本末而言也

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

安○天時如日月四時有自然之運也水土合為地如山川流時東西高深有一定之理也聖人隨時變易以從道者法自然之運也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因一定之理也蒙引云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為下襲水土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但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遇而安則附於地是有別也○內以心之所主宰言外以事之所發見言上律下襲皆有屬內者有屬外者故曰兼其屬內為本屬外為末合內外而言之本末一貫者也故曰該

○內謂心之所猷為而見於居家之時者外謂身之所接遇而見於處事之間者其內者本也其外者末也但言兼內外則律天時襲水土者皆在內有外是舉兩端而兼見之律天時襲水土則包在此一中之中言上律天時為內為本以下襲水土為外為末故云然○竊按章句兼內外之說詳章句之大德小德言先儒既有此說蒙引非之然詳章句之意此說似未失但語而不詳耳本文先言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然後下二節承之是上律下襲二句為綱下二節即因而行之者故章句於此二句云然其兼內外云者下二譬之意持載覆幬以聖人言之純亦不止者亦大德之敦化所以為內也錯行代明以聖人言之物各付物者亦小德之川流所以為外也而本文以二譬如對起豈非兼內外者乎其該本末云者下並行並育而不相害不相悖者以聖人言之並育並行者純亦不息亦大德之敦化也不相害不相悖者物各付物亦小德之川流

也而本文以而字串之以見其自敦化中流出豈
 非該本末者乎。癸卯八月七日為高橋
 生講此章始悟章句內外本末不獨指上律下襲
 二句指祖述以下祖述堯舜為內憲章文武為外
 上律為內下襲為外蓋祖述者在心所推崇憲章
 者在事所法則上律是法自然之運則在心上言
 下襲是因一定之理則在事上言祖述中有憲章
 憲章中有祖述上律不離下襲下襲不離上律是
 該本末也蓋以祖述憲章二句為一類以上律下
 襲為一類皆字是總祖述憲章與上律下襲二端
 而言之也細讀章句文自可見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暑來暑往則寒

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沈月升則日沈。此二辟上為大德之敦化下為小德之川流兩舉而對言之所謂兼內外者也。此一節以自然之運言之則上律天時者也以一定之理言之則下襲水土者也以一節倣之。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音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

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

戴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

並行者太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

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

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

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

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反上文取譬之意

也此下二句大德小德一申說自大本而出者也所謂該本末者也○小德川流品物流形各正

性命○大德敦化大哉乾元乾道變化○又癸卯講看上一節章句以為聖人之德則不必分大德

小德只言聖人之德所謂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與日月合明者也至下一節以天地言之以見

上文取譬之意則始分合大德小德而言之並育並行為大德不相害不相悖為小德是分而言之

如此而一而字有一貫意是合而言之如此○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如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

右第三十章言天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

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

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

細也察明辯也

以聰明睿知蒙引云聰雖以耳而所以明者心也睿則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智只是心體之明處與睿有分別矣。直清按聰明睿知一截以資質言包下四者在。中如曰舜其大知也歟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只在此一照便盡下四者不待用力而然也大學序所謂聰明睿知能盡其性是也。有臨有不息之意發奮發強有立剛毅不屈齊心莊貌文理二字當玩只是一事只文外而理內也係辭曰物相雜曰文蓋物相雜而後有首尾次第可觀是為文乃規模之見外者也其相雜者一一有條理不紊是為理乃節目之列內者也譬如五音合而成樂五色合而成彩是文也而五音五色各有分辯是理也詳細中有明辯所以為文也明辯中有詳細所以為理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

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橫充得軟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

周徧見晬面盎背至誠徹通之意廣闊是不見津涯之意

二者以聖人德量言

淵泉靜深而有本也

淵泉所謂至誠無息也靜深是神妙

不測無聲無臭者也。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

出發見

形句反

也言五者之

德充積於中

溥博

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當用仁時則仁發見

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見而民莫不敬見容貌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舟車所至即人力所通是疊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未有日月所不照霜露所

不隊者是亦疊說然如此疊說者又見聖人之德與天俱覆與地俱載聖人之明與日月俱懸聖人之澤與霜露俱被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太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音夫

扶焉於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音毗

反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

本者所性之全體也經綸二字以絲言之之眾緒縱橫非刺必分理之而後其類

出焉則又比合之則長短齊而成列矣今以大經言之則為子而孝為父而慈為君而仁為臣而忠

皆有理其緒而分之之意父子相與也親君臣相與也義皆有比其類而合之之意惟聖人

之德極誠無妄本文云至誠而章句以極誠言之者極字比至字轉的實不如至字

有涵畜但云經綸大經建立大本何等太力量最見其誠極盡而無餘是比至誠稍似有力蓋就經綸立本上見其誠之極至也

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者

至誠也於所性無一毫之偽者亦至誠也經綸非聖人有意於經綸之也立非聖人有有意於立之也

自其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而觀之則其至誠者經綸之也自其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觀之則其

至誠者立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

此中庸之道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

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曲此出所謂立之也

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

夫音扶豈有所倚直略著反於物而後能哉倚著於物如倚勇倚

知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非自然也○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

理無些欠一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本知化育自

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曰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

婦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

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

地化育是相似自知得飽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

便是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

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問

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

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

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

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教是

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朱子曰肫肫其仁者

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

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

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其淵其天則非特

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如之而已其淵其天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去聲

中庸章句新疏

終身

三五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

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王淵張氏曰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朱子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直解天德者指仁義禮智說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上章是第

凡言上章者不必言前一章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

章言至誠之道前章與此章皆承上章只前章言小德此章言大德是其異也

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

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前章言天下至聖此章言天下至誠○至聖之

德至聖也至誠之道至誠也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

而無以加矣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

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

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及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言之聖人德業着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曰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曰亡君

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衣去聲絅

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自下學立

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極指無聲無臭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聚衣聚絅同禪

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練同是用練麻織疏布為之

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已故其立心如此衣錦尚

不出耻躬之不及惡名之淫於實是等皆惡其文之著也只是務實不外求之意非若老子不近名之謂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曰章之實淡簡温絅

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

人反是則暴步卜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

而曰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温則不理

而今却厭而文且遠之近見形句於彼者由於

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

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本起語而又知此三者

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非

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

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故下文引詩言

謹獨之事行說○淡是世味澹泊不與物競之意

澹泊若無味可厭者而自不可厭也簡是簡約不

煩本訥寡默之意若無文章可觀者而自成章也

溫是溫柔含蓄之意若無裁斷節制者而自不亂

也○溫而理就應接說○風字是聞伯夷之風之

風○見於彼者由於此彼人此我○直清按語類

云知遠之近是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

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今以

是考之本文三句自淺入深知遠之近則知其施

於人有當否者由己之得失是知反求於身也風

之自則知其著於言動者由心之邪正是知反求

於心也知微之顯則知一念之頃即十目所視是

知加慎於獨也自人而身自身而心自心而獨則

其所謹在獨也亦可知矣故

下文言謹獨之事為此也

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井悉

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已所獨知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曾子

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漏入也今按屋漏與牖斜對故牖光漏入也蒙引云光漏入戶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謂屋漏矣此說非也西南隅則與牖列矣故光不通也○蒙引云為己之功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又於未動之前加敬工夫益加密矣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

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

其效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

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坐音斫刀也鉞斧也新安

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

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

五引

不顯說見

反形句

二十六章

言豈不顯也

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

以為真幽承

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

深而效愈遠矣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

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為一義與前章不同

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

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

之極功也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

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大聲以色德輕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

已不顯惟德直清按聖人恭敬固顯矣如堯之欽明文王之敬止豈不顯乎故曰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今此曰不顯者非謂別有不顯之敬也蓋謂其至誠不已者渾淪自在有不可以方所形體求

者是始終未顯者也朱子初解未發之中如此後雖改其說亦自有此理不可不知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章句云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諸侯法之諸侯亦法不顯之德篤恭而天下平此

不可以常情測不可以口舌語自別段事也若曰聖人既施教化浹洽人心故垂拱無為而天下治

矣則是教化之效也聖人固不舍教化而為治然其教化之所以行者果在政教耶不在政教邪後

世雖不及聖人苟政教法聖人則可以垂拱而治耶恐不然也此是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也蓋致中和後一味恭敬到至極處便自然深遠幽微而有以薰蒸兩間則風雨時若萬物生育而風俗自化所謂熙熙皞皞者也○如說敬事而信說脩己以敬皆是敬之顯者也至於文王敬止則唯穆穆深遠矣是不顯其敬也○至德淵微言聖人渾然天理不涉人為不雜一毫氣力是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

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西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

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

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

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

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

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

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

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

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

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

後為至也如毛言殆不可為有無也此之不聲

如毛民鮮克舉之是以輕重言也此之如毛只是細微之意輶字不泥可也○上天所事便是造化

但事云者有主宰之意。○無聲無臭是絕無形氣之喻也。即無極之謂也。○本文所云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一句為孔子之言。詩曰德輕如毛。以下又子思之言。以為今據孔子之言。聲色乃化民之末務。而但言不大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云云。○又自以為云云。自字子思自以為云云也。前所云引孔子之言而證之。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乃猶有之。則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於是以前之毛則猶有可比倫者。未盡其妙也。自字如此。看論不顯之德。云爾。非此德之外。又別有三等之可言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于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時時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嘗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慎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矣。

右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又自下

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

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于無聲無臭而後已

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覆丁寧

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舉之

要此一章又一部之中庸也蓋自首章至前章極廣大極精微至末一章收拾一篇之要以示人既詳說之而後又反約使人知要守約以盡乎博焉其反覆示人之意為如何哉

中庸章句新疏結尾終

安政二年乙卯秋八月新刻

東都書肆

須原屋茂兵衛

皇都書肆

山城屋佐兵衛

浪華書肆

吉野屋仁兵衛

堺屋新兵衛

河內屋源七郎

